



(上圖爲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。)

江山萬里行(十九)

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

· 吳國柄 ·

漢口工人異地重逢

由於汽車拋錨，日已西斜，我們大家祇好到公路局工務員周元昌家裏過夜，因工務員住的房子，能看得見公路，在公路上也能看得見周的房子。我問周工務員：「這房子是你租的嗎？」他說：「這是政府租的房子。由於這條公路非常重要，由重慶通往貴陽，爲後方交通的命脈之一，尤其福建所產的錳礦，是製造軍火的重要元素，中央信託局以公家的車子由福建一直運到重慶。到重慶後又運到海口，再上飛機往美國，由於車子裝載得很重，公路必要修好。否則拋錨時，對國家損失很大；政府對這公路非常地重視，所用的工人都很優秀，又給他們很好的待遇，且這

房子又不花租錢。我與太太住得很舒服。由於待遇好又不是包工，工人是長期的，所以工人也有家眷住在這附近。我們工人差不多每人都有一「道路工程」這本書，而這書又有圖解，好像三字經一樣，我們都是你的忠實讀者，一提到你的名字——「吳國柄」，人人都知道。我們築路的方法都是依照道路工程一書築成的」。我問周工務員：「你是那個學校畢業的？」他說：「我是職業學校畢業的，但我們也是用你的課本作教材。」周工務員看到我很高興地說：「現在對大作有疑惑的地方就可請教您了，由於我在公路局裏很受局長信任，凡是路基不好或公路損壞車行不便轉彎不好的地方，都是找我去處理，我遇到這些問題，都先看看實際情形，再拿大作來研究。尤其

現在做的這一段是最不好的路基，常常地會下陷，車子陷在裏面就出不來了，因此必須把袋子裏的錳沙由車上拿下來，等車子從凹陷的地方推出來後，再把裝有錳沙的袋子拿到車上。所以常常這樣就在運輸上就誤很多時間，同時又阻礙交通，使路面不能交通，對於老百姓的運輸及國家錳礦的運輸，損失是很大的。所以公路局就要把這條路加寬，把路基加厚，現在我正做這工作。」我問他：「做路基的石頭從那來的？」他說：「是從很遠的地方運到這裏。」又因這窮鄉僻野，居民很少，住在這裏的人較富有，不肯勞作，所以找工人很困難，因此這一帶的工人都是公路局的長工，准許帶家眷同住，亦可由親戚朋友代工的，因爲這緣故，所以在點名時，常常超過所報的

工人數額。這些工人工作都很有經驗，工人中有很多是湖北、漢口人。」

我們一路走一路談，那時工人都下班回家了，我說：「我們去看看他們住的地方。」陪侍我同行的朱佩瑢小姐說：「有漢口人啊！我也要跟您們一起去。」於是我們三個人一起去工人住的地方。工人住的都是鄉下富人住的瓦屋，房間用竹子隔開，有家眷就同住一間房子，沒家眷的單身者另住一間。當我一進去時，就有人認得我說：「您是吳國柄主任，就是修好沅江馬路的啊！」我說：「你在這裏做什麼呢？」他說：「當工頭。」這裏有很多工人，都是從漢口來的。我說：「那你的家眷呢？」他說：「我是逃難來的，等安頓好了再把妻兒接來同住。」他問我：「李監工漢章及袁監工漢廷，來了沒有？我就是跟他們做事的。」我說：「沒有，」他說：「可惜，這裏有很多事情可做。我們來的有六個人，現在正在路上。由於大家對築路有知識及經驗，且公路局發給您寫的「道路工程」書給我們用，因此我們都根據這本書及從前的經驗來做工作。」這時旁邊有位工人也拿這本書說：「都是白話寫的，所以我們都能明白。」

我說：「關於漢口方面情形，你清楚不清楚？」他說：「很少人能跑出來，前不久，我們在路面上做工時，有二、三個從漢口逃出來的人，由於這裏缺有築路知識的工人，所以馬上就用了。」我問他說：「工人在那裏？」他立即喊他們過來。他們都說：「吳主任，多年沒見了。由於日本佔領漢口，又強行拉我們當民伕，我們害怕跑了。從窮鄉僻野開始逃難，離戰區愈遠就愈太平了。我們三人都相依為命逃難到公路上。」這時三個人就沿著公路預備到重慶，剛好在路上碰到修路的工人，他們都是漢口人，因此就在此安居了。「漢口的沅江馬路及下水道都停工了。日僞官員不讓我們進入公園裏去，中正路一帶已改為飛機場了，不僅不能做工，家也回不了，因此帶點錢往南方逃難，看見公路就放心了。」周先生說：「我們很歡迎漢口人在這裏做事，因為他們的技術及知識都比本地人高，所以都擔任工頭，今天見到您，更是高興。」在途中，我心想：「在漢口做事時，曾注意並訓練道路工程技術人員，武漢撤守後，逃到重慶的工人除參加挖掘防空洞的工作外，有些工人到重慶的平原營造廠蓋房子，對市政建設是有貢獻的，有些工人逃難到公路上來，從事築路工作，間接在後方對日作戰。」

我心想：「幸好我沒做大官，從事行政工作，否則就沒辦法訓練這些工人。」這時有個工人以前曾為我背過茶水箱他走過來說：「吳主任，我給您倒茶，您還認得我嗎？我是老李啊！」我說：「對，我想起來了，你現在做什麼事呢？」他說：「我是修馬路的，我記得修漢口到張公堤與現在這一段的路基很相似，路都會往下沉，而這路基與那路基都是一樣的壞是軟泥，您當時的作法，我至今還記得，放在最下面的石頭要一英尺厚，而上面再鋪八英尺厚的中大石頭，更上層再鋪四英尺厚的碎石，然後再鋪上頂小的石子，當時您騎著馬，叫我量厚度對不對，因此現在我都按照這方法來做，現在加寬的工程就是這樣做的，您說對不對？」我說：「很好，很好。」這是他在漢口學的手藝。我非常地高興。周先生說：「我們用的工頭，大都是從漢口來的。」正說時，有人來說：「車子修好了。」我想：這回車子雖然拋錨，但我卻實際看到這些工人把我教他們的知識技術用到各地，這是我未曾想像到的。心裏非常安慰。

旅館建設太過落後

我們要趕路，大家就急忙上車，車就往貴陽方向行駛。朱佩瑢小姐在車上說：「您這回出來，看到很多漢口的工人在這裏做工，真是太好了。您不但建造防空洞，在交通上所訓練出來的工人又有如此好的成績，我能認識您，實在感覺非常光榮。」佩瑢跟我走幾天後，就變得像歐洲女人那樣的活躍。

因為車子拋錨，我們在中途停留很多時間，大約五點半鐘開車，在七點半鐘，才到一個很小的村莊，這時天色已晚。司機是信佛教的，一路上口唸「阿彌陀佛」，希望不要再拋錨，如若再拋錨，不但害怕野獸，又怕壞人。幸得我們運氣好，在七點半到八點鐘之間到達河邊上有幾家人家的小村莊。這時我們看到門口停了很多跑長途的篷車。我們進屋一看，都是點著油燈，而人都住滿了，沒有房間可住宿。朱佩瑢小姐說：「這怎麼辦呢？」別人說：「祇好睡在車上了。」但車子都坐滿了，那有睡的地方呢？由於肚子餓，急忙先找吃的。因為怕壞人，同車的人都把行李拿下來，我們找到一張桌子，把行李放在上頭，

這旅館雖然還有飯，但在菜方面却祇有泡菜。我說：「有泡菜很好，再來點熱湯就行了。」朱佩瑢小姐就看著桌子及行李，我到廚房看看，廚房有兩個人，一個四十多歲，另一個二十來歲，有一口大鍋，專門是燒菜用的。我跟大師傅說：「盡是泡菜，菜太少了，還有沒有別的可吃呢？」他說：「還有一隻野雞。」我說：「好，把野雞弄給我們吃，我給你錢。」他說好，我接著說：「我們好幾天沒洗澡了，怎麼辦呢？」他說：「我可以燒開水，讓你們洗澡。」我看到廚房旁邊有一個大木盆是洗澡的地方，同時另有一個專門燒熱水的鍋子，因此我請他們幫我燒水，另外給錢。由於做野雞這道菜，需要等一些時刻，我們就先洗澡，朱佩瑢小姐先洗，然後我再去洗澡。因為是把現錢交給大師傅，他想必一定是個大官，帶著姨太太，就喊我貴人。我們很談得來，不僅洗了澡，飯也吃飽了，但在住宿的地方却無著落。我對大師傅說：「是否可以把你的房間讓給我們，你跟年輕的那位擠一擠睡，我另外給你錢。」他說：「那怎好意思呢？」但我還是另外給他錢。朱佩瑢聽到這消息很高興地說：「您不但是工程師，還是一位外交官，否則，今晚就沒地方睡覺了。」於是就給我一個房間，與歐洲女人一樣地活潑。沒想到中國女人也會有這樣的活潑，心裏很高興地說：「在漢口十幾年沒得到這樣感覺，總認為中國女孩死氣沉沉，其實不然，祇是因爲禮教的管束罷了。」

吃完飯後，去到郊外走走，外面沒有路燈，什麼都看不清楚，祇見到大篷車停到路邊上，裏

面有人睡著來看守這些大車子，我心想：這公路的路線這麼長，又重要，却沒旅館的建設，真是太落伍了。這村莊又沒地名，不曉得是什麼地方。這些大官簡直都沒有做事，公路是文明的代表，公路站口不加建設，真是太不應該。因此我又想到：在山東德州當土匪時，公路都是孔子周遊列國的老路，根本沒有進步，這條公路比起孔子周遊列國的公路好多了，而重慶到貴陽這條公路可行汽車，但車子却沒有汽油而用燒木炭來發動。因爲汽車是機械工程，公路是土木工程，而汽車沒有公路不能行走，公路沒有汽車就沒有交通，地方就不能繁榮，我對自己所寫的「道路工程」一書祇被應用了一半。沿途僅有極少的旅館及衛生設備，我們的文化到那裏去了呢？正巧此時我想上廁所，去到毛坑的路程却都是糞便四溢，髒得很，我沒敢去，於是就在河溝上解決。我想到漢口時，看見沿江馬路的腐敗，就像現在一樣，如果把外國太帶到中國，如何旅行呢？於是心想：這麼大的工作却沒人著手，沒書報雜誌爲之鼓吹，有心人也不知道怎麼實行。想要解決這問題，必須把漢口的衛生設備介紹到內地來，朱佩瑢小姐是女孩不太方便，就早早睡覺了，我一個人獨自到外邊走走。想到山東那一带的人很多，爲何不移來此呢？……。

貴陽晤老友鄭道儒

翌日早起，繼續乘車出發，由於坐的是木炭車，行駛了兩小時，才到達貴陽車站，大家都是高

興地下車，貴陽市市面是平地石子馬路，貴陽車站有一個八角亭，當中是一間票房，到重慶和昆明，都要在此買車票，貴陽車站沒有力伏（提行李的人），祇好自己拿行李，我們祇有二件行李，一個是被窩，一個是箱子，我叫朱佩瑢小姐看守行李，我親自看看附近是否有旅館？走到附近馬路邊上盡是旅館，我尋得一家宏模大一點的旅館，我問老闆說：「有沒有房間？」他說：「今天旅客多，房間都客滿了。」我說：「那有沒有上好的房間，我願意多出房間錢。」他說：「有上好的客房。」我進去細看，客房是在樓上，有床舖很乾淨，我交付定金把房間租下來，再把朱小姐接來。她高興地說：「從重慶到貴陽，我們都沒住過這樣的好旅館，現在太舒服了。」我問服務生說：「有沒有飯？」他說：「大家吃飯時間已過了，祇有幾個小飯廳是貴客吃的。」這時老闆見我租上好房間，年紀大，又帶著姨太太，必是個大官，他很恭敬的問我到那兒？我說：「到江西。」他說：「這真是江南遊。」立即命令大師傅弄些好菜，那大師傅年約四、五十歲，見我們非常高興地拿着上好猪肉和雞說：「這可以不可以？」我說：「你盡量弄好吃的給我們就行了。」大師傅說：「好，我就給您做。」旅館設備雖不錯，却仍點著中國老式的油燈。老板說：「外國的汽油進不來，祇好點菜油燈。」看那燈草和菜籽油，想起這是我們小時候在家鄉用的東西。飯後，偕朱小姐一同到街上走走，街上沒有路燈，很黑暗，店舖也很少，想買些水菓，卻沒有水菓舖可買。在街道上怕走太遠，會迷失路，因

此趕快回到旅館去，由於我們住的是高級客房，我問老板說：「有沒有洗澡的地方？」他說：「燒水要另外給錢，」我說：「可以。」我看看洗澡房，裏面有一個橢圓形的大木盆，洗臉盆是個銅盆，這種設備與我在家鄉老式的設備是一個樣子，馬桶是木製的，外面塗上紅油漆，非常地講究，有一簾子把馬桶遮住，大小便後，通知佣人另換一個。旅館老闆到過上海、漢口，和我談得很親切，老闆名叫何德宣，他原不是做旅館生意的，在上海讀書，沒考上大校，由漢口經長沙到貴陽來，我問他：「怎麼沒裝設電燈呢？」他說：「沒有汽油進口，不能用水力發電。」我問：「這裏是否有像漢口的公園遊樂設備？」他說：「沒有。但現在比從前軍閥時代好多了，因為貴陽北通重慶，西通昆明，東通漢口、上海，這裏是一個交通中心，來往的人很多，把各處的文化都帶來這裏，我讀書無成就，祇好改業開個旅館，來為旅客服務，不求賺大錢，祇希望能帶給人們的方便」……。

第二天到貴州省政府去拜會鄧道儒秘書長，鄧道儒先生是我南開中學四年的同班同學，他在貴州省政府擔任秘書長，幫助吳鼎昌主席，很有成就。我叫佩瑛在旅館看守著，自己一個人到省政府去。鄧道儒是天津大沽口人，人長得漂亮，信奉耶穌教，是張伯苓校長的信徒。在南開時他任青年會的幹事，學校另有敬業樂羣會、自治學會，共三個會。周恩來是敬業樂羣會的會長，我是交際部長，會員很多，敬業樂羣會在南開時很活躍。青年會由於是宗教性的，因此加入的人很

少，鄧道儒那時很羨慕我們擁有衆多的羣衆。自治學會的會長也不活躍，所以這會就像不存在似的。鄧道儒與我同班，我們朝夕都在一塊。四年畢業後，家境寬裕的同學都出國留學，留學不成功的就在國內考大學，當時我上交大，鄧道儒上天津南開大學，我留英時，鄭也自費留美。我在法國馬路上見到鄧道儒，他正準備回國，那時我正與英國小姐 Gladys 在巴黎渡假。我與 Gladys 請鄭到我家裏吃飯，鄭見我家裏很好就問：「你太太很有錢嗎？」我說：「是的，還不錯。」他說：「這真不容易在異國找到像你太太這樣好的人，」回國後，他一直在北方跟著張伯苓校長，向政治方面發展，抗戰爆發他又來到貴州任省政府的秘書長。

把 臂 話 舊 逸 興 遄 飛

上午九點一刻鐘，我到達了省政府，門房告訴我說：「鄭先生剛來，」我走進秘書長室，他見到我說：「老吳，你怎麼有空到這裏呢？我常常在報紙看到關於你建防空洞的消息，非常地活躍。」他又說：「你這樣忙的人，那有時間離開重慶呢？我想大概是渡假吧！」我說：「是的，應該休息了。」

鄧道儒問我與幾個人來？我說：「一個女伴，」他說：「是太太嗎？」我說：「不是，是位女朋友，」他說：「你真是好運氣，在外國娶個洋太太，現在又有女朋友，」他又說：「我在巴黎聽你說，英國人的生活，至今我還記得。」我說：「什麼事情呢？」他說：「英國人遍佈全球四海為家，到處都有屬地，是日不沒國，到處都有人民」

我說：「有人對我說：英國人在宗教上是一夫一妻制，其實不然。男人向外發展到各地，男女間的性關係却擋不住，所以在家雖有太太，但出門後就不同了，英國人酷愛運動，騎馬有騎馬的女朋友，游泳有游泳的女朋友，旅行有旅行的女朋友，辦公時的女秘書就叫 daytime wife。男女的感情非常好，玩得很痛快，根本就無所謂了，因此男人的事業發達。」鄭說：「我在漢口時，在你家見到一位名叫華憲的女秘書，好漂亮哦！我很羨慕你，尤其佩服的是你太太居然不吃醋，而能相安無事，這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，有這麼好的太太，所以精神爽快，」我說：「這一點都不錯，」鄭說：「您現在在那兒呢？」我答：「在車站旁的旅館」鄭說：「那裏的旅館比較好，其他的就不行了。」「你不僅是我們的貴賓，又是我的同學，又發明防空洞來解除我們的痛苦，我們省政府請你住招待所，現在我們一起去看看與你一同旅行的伴侶。」於是我們坐著省政府的車子到旅館。在車上時鄭問：「這次出來，目的地是到那兒去呢？」我說：「到江西去，因為江西的贛南遭到匪破壞，房屋農村被毀壞，熊式輝主席要重建江西，他的好友朱有鑑寫信給我，要我到那裏。」鄭說：「朱有鑑是我們同班的同學，他在江西工作嗎？」我說：「是的，由於重慶的防空洞工程已經結束了，我想到江西看看，路過貴陽，特來看看你這位老同學。」

到旅館後，我介紹鄭和朱給佩瑛小姐見面，我說：「這是我的老同學鄧道儒先生。」鄭看到朱佩瑛高高的個子，皮膚白皙，人很漂亮很活躍

和我說了許多開玩笑的話。旅館人員見到鄭道儒秘書長駕到，出來歡迎，鄭說：「吳先生所有的帳，都由省政府付，他建防空洞，供我們參考，仿受益不少。」老關說：「昨晚我們談話時，我還不知道他就是發明防空洞救我們的人，這帳不必付了，算我請客。」佩瑢聽了非常地高興。鄭道儒說：「今天沒時間請你們吃午飯，我們一起吃晚飯吧！我派車子來接你們。現在你們不必住旅館了，住省政府招待所。」於是司機把我們簡單的行李拿到車上，開到貴陽市省政府招待所去。我們到達招待所後，一名職員來接待我們，鄭秘書長說：「這位是防空洞專家，又是我的同學，請準備好房間給他們住。」招待所是木頭房間，按照規定，需要登記名字，當我就寫吳國柄三個字。職員說：「哦！你是防空洞專家，我經常在報上看到你的名字和防空工程計劃，從重慶來的朋友，都告訴我防空洞的好處，我們照著做，真是太好了。」鄭道儒告辭說：「我回省政府去，晚上六時，派車來接你們吃飯。」

貴陽市買不到地圖

我們回到房間，佩瑢一看，鄭秘書長歡迎我們，又住進省政府招待所，比旅館好多了，她高興地抱著我跳起來說：「你真偉大！有這麼好的同學。在重慶交通部有程耀亭先生安排車子座位，在一路上又得到他的照應，非常地舒服，現在又有鄭秘書長請我們住招待所……。」

我們在房間休息午睡後，到貴陽市街上漫步街頭，參觀市民活動，我想買張貴州及貴陽的地圖看看，並打算買一張中國地圖。離開重慶時，

忘記買地圖，所以從重慶到貴陽的路上，根本就不知道路過的城市的名稱，也許有站牌，祇是目標不顯著，全是許多荒涼未開化的地方。我想買到地圖，以便在往江西的途中，隨時查對地名與行程。我就雇著車子找書店，到了個小書店，我問：「是否有中國地圖？」店員說：「早已賣完了，我們的地圖都是從上海來的。」我叫人力車夫拉著我們到處轉轉。佩瑢對拉車的人說：「你們這裏是否常常有警報？」車夫說：「有警報來時，我們就躲到附近的防空洞。」我要他帶我們到附近的防空洞裏參觀，我從外邊看來很好，就沒進去看了，我問：「防空洞裏有沒有水？」車夫說：「沒有。」又說：「這防空洞太好了，從前跑警報都到鄉下，也不知道往那兒去才好，現在有警報時，就進防空洞，這完全是跟重慶學的。」貴陽的街道，比武昌、漢陽，開封都寬大，房屋都是木造瓦頂，空氣很好，人民穿著布衣服裝，都很乾淨整潔，舖面的生意也很興隆，頗有新興氣象。

我們坐車回車站問售票員：說：「有沒有車到江西泰和？」他說：「有直達車到達，車子是用汽油燃燒發動，不是用木炭。這條路線直通福建的鎬礦礦場，是抗戰時後方交通的命脈線。車子的性能好，維護也好，開車的司機也和善。每天都有車子來往，早晨八點鐘開車，可以預先售一票。」我們立即買二張車票，我問售票員：「沿途的旅館怎樣？」他說：「沿途的旅館還不如貴陽到重慶這一帶，」佩瑢說：「洗臉與洗腳沒

盆子是很不方便。」售票員說：「這非常地重要，因為沿途的房屋很少，吃飯不方便，而這條是新路線。走衡陽的舊路線已被日本佔去了」。我們買車票後，到幾家商店問是否有洋磁盆？都說沒有，祇有本地出產的銅盆，我們買了一個大的，一個小的。小的洗臉用，大的洗腳用，又買些肥皂等日用品。

買完銅盆後，打算找個咖啡館或茶館休息一會，但卻都沒這種地方，我們祇好回招待所，要職員泡一壺最好的茶，我說：「我們願意付錢。」招待所裏有一個客廳較大，我們坐在那裏的沙發上。我們到貴陽一路上都沒看見過沙發，這裏見到了很高興。我獨自回想起在歐洲的生活，真是黃金時代，在唐山工廠時，有天津租界，有洋客廳，還是享受到物質文明，在德州當土匪時，看到人民生活的痛苦情形，又看到道路的腐敗，據說還是孔子周遊列國時的道路，一點都沒進步，這麼重要的工作，卻沒人去，真是痛心！想到就難過……。

我又回憶到在漢口、重慶得到長官、朋友、同學、學生的支持、愛護、協助，總算作了一些建設性的工作，但是在重慶防空工程處工作期間，遇到了一個很難共事的副官，我深怕收支不平衡，帳目不清出錯誤，幸好防空洞工程全部完成，經過上級檢核，收支平衡沒有錯誤，我把那一背在身上的重擔丟掉，離開重慶覺得心裏很舒服，如同在惡夢中驚醒心裏高興沒有恐懼的事情了，想到得意時從沙發站了起來說：「我戰勝惡魔了，」這時，朱小姐從外邊進來說：「我把這

禮拜的衣服都洗好了，」她見我高興的樣子，問我：「什麼事使你這麼高興？」我把回想的事情告訴她，並且說：「我終於離開了重慶。」

因為心中愉快就很想跳舞，我問朱小姐：「妳願不願意學跳舞？」她說：「我願意，」朱小姐個子高，腿又長，很活潑，像歐洲女人一樣，於是我就教她跳舞，但沒有音樂，我唱從前在倫敦的歌。她說：「外國這些歌很好聽，你翻譯給中國人唱好嗎？」「我祇知道你會打防空洞，不知道你能歌善舞，我拜你做老師，你教我唱歌跳舞吧！」我欣然應允教她，貴陽省政府招待所場地大，可以跳舞，在別的地方就不行了。朱小姐對我有更深的了解，我們談話就更投機了。

為官之道甘苦之談

下午六時半鐘鄭秘書長開車來，他見我與朱小姐在客廳應很高興的樣子，就說：「你倆什麼事這麼高興呢？」我說：「想起從前的事就高興，」鄭說：「我們到一個人少的地方吃飯去，你帶有女伴，我沒請別人作陪，我們又是好朋友，人少可從心所欲地談談，」我說：「你是秘書長，地位高，主席之下就是你了，你真是官運亨通，事業廣大，我非常地佩服，」鄭道儒也說許多獎勵我的話。我連說不敢當，不敢當。

鄭道儒和我在吃飯時，我們邊吃邊談。鄭的兩隻眼睛直看朱小姐，好像有無限欣羨的樣子。他指着我說：「你是洋人，（我的洋人外號是第十軍軍長徐源泉的姨姨給我叫出來的，因為她們太太們見我好運動騎馬跳舞，不吸煙不打牌，生活與國內許多人的生活不同。）我是日本人

。」朱小姐驚問鄭道儒：「你明明是中國人，怎會是日本人呢？」我明白鄭道儒的意思，是字面而意不同。我說：「你太太在這裏，你怎會是日本人呢？」鄭說：「老吳，中國的高級官員做不得，」我說：「怎樣，我見你做的蠻好啊！」他說：「大官的行動，一切都是假的，騙人的，個個大官都搞錢，都有錢，我卻是不懂生財之道，不漁女色，不貪污，大官都討姨太太，他們吃喝嫖賭的私生活不能想像，一腦筋的四書五經，一肚子的男盜女娼，因此個個大官身體都弱得很，因為我是受南開的正式教育，吃喝嫖賭不會做，我與我太太是老式婚姻，根本談不到戀愛了。現在是一省之秘書長，十日所視，十手所指，除了到公事房辦公外，別處都不敢去，也不會跳舞、唱歌，因此在這裏苦悶得很，又沒有女朋友，所以我叫日本人。」朱小姐看了他幾眼，不敢再作聲。我們老同學相聚，毫無拘束，談話談得很投機而又有趣。

暢談公路建設方向

鄭道儒說：「你在重慶任防空工程處長，成績優良。林主席賜題「功能備患」獎勉您，蔣委員長派你任中央訓練團中將之參事，你弟弟又是中央要員，你不應該離開中央，長途跋涉的到江西來，」我說：「我是為做事，不是為做官。我的任務已勉強達成了，為了達成任務應付人。現在已精疲力竭，必須出來休息休息。……」鄭說：「你的辦法很好，不利用人事關係謀職位，憑了科學知識技術作事，少許多的苦惱。你這次從重慶到貴陽一路上，有何觀感？」我

說：「公路的建築很好，但不是瀝青路面，汽車因為缺乏汽油用木炭燃燒代替也不錯。這完全是歐洲西洋的文化。但沿途的旅館設備，却很落伍，旅客都是攜帶被窩和洗臉盆，以及其他使用的器具，使車輛添重量，也為旅客添麻煩，我認為應該改良之點有：①要使旅館充實設備，②旅館沒有衛生設備，其髒無比，又沒有洗澡的設備。最大的工程事業沒去做，使旅客活受罪，應當立刻改良與辦。」鄭說：「那你認為應該如何辦？」我說：「應該學英國人由印度到西藏拉薩郵路的辦法，」鄭說：「你是英國留學生，你講來聽聽，」我說：「在留學時，學校不像中國讀死書，也不是完全照課本內容出題目，而是活教育。且常常請名人來演講他的經驗和他所見的知識，講給學生研究學習。有一次學校請了一位由印度到西藏拉薩公路的工程師來校演講。他說印度與西藏間有很高的喜馬拉雅山，不容易通過，山地面面是印度，北面是西藏，因為沒有路，沒有交通，兩邊人民都隔閡而不能互相瞭解，但印度的物質生活比西藏高，想運輸物資進去，却沒有通路，後來英國統治印度後，極力設法打通西藏，由英國軍部聘請軍事學家、經濟學家、教育學家、地質學家、科學家組成團體進入西藏，他們由錫金（國名）拿著指南針向北走到拉薩，每走到一地方，就做一個記號，以便回程認路，每走五英里，就設有茶站，每十英里，設一旅館可住宿，再走五英里又設一茶站，二十英里又設一旅館，一直通到拉薩為止。根據調查團的報告，英國政府立即撥款建築最簡單的房屋、衛生設備、糧

食及醫藥設備等，這辦法實行後，從印度到拉薩這條路叫郵路可通郵，沿路都插上英國旗子，英國人於是在拉薩設立辦事處設置官員，英國人在

地理上便說西藏是英國人的，拉薩往四川才是中國的領土，英國自印度到拉薩，有郵路的設備，交通方便，西藏到印度時，走這條通路。中國官

時代文摘發刊詞

王 成 聖

時序正向二十一世紀邁進之中，由於自由中國經濟飛速發展，社會日趨繁榮。人們的生活型態，時刻都在顯著的產生變化。在整個人生最重要的一環——知識的吸收，經驗的汲取方面，尤其迫切需要劃時代的實質改變。我們的「時代文摘」，便是順應當前大時代的需求，為廣大讀者提供服務的期刊。中外坊間，以「文摘」型態出版的雜誌，五花八門，所在多有，然而真正適合全球中國人閱讀的文摘刊物，並不多見。時代的變遷，瞬息萬變。新知的拓展，浩瀚無涯。任何啟發思維，報導新知，培養性靈，調劑精神的大眾性讀物，其本身亦應不斷的適應潮流，推陳出新，精益求精。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。為人如此，辦雜誌亦如此，辦文摘雜誌尤應如此。「時代文摘」努力的目標，即在於不斷的求新、求變、求突破、求超越。在未來無窮盡的歲月裏，「時代文摘社」的同仁，決不以一時的成就為滿足。

中外史乘，汗牛充棟，人類新知，方興未艾。知識的領域，有如太空星海，層出不窮。愛書人平時選擇讀物，汲取新知，靡不有海底撈針，無從着手之苦。這是大時代突飛猛進的歷程中，普遍存在的現象。是現代人的苦悶，也是現代人的迷惘。作為一個文化事業工作者，時代文摘社同仁，將毫不遲疑，全力以赴的擔當起為萬千讀者慎選篇章，拓展新知的重責大任。如今業已呈現在讀者之前的「時代文摘」，今後為了向大時代的讀者長期奉獻一份理想的刊物，我們分向全球各地伸出了觸角，在各大主要文化地區，林林總總的報章雜誌，形形色色的多種大眾傳播成品之中，去蕪存菁，摘取精華。一一以流暢的筆觸，為之譯介。除此以外，我們將與國內外傑出的作家學人，保持密切的聯繫，求致他們的精心之作。時代文摘的取材，將是創作、譯述、摘錄三者並重的。時代文摘在取得許多名家的諒解與支持下，集思廣益，將他們完成的作品依照原意加以精摘、精編、精印，以使時代文摘廣大的各階層讀者，能以最經濟的時間，最快慰的心情，獲得最新穎的知識。

時代文摘社同仁，本着全心全意為廣大讀者服務的初衷，誠摯的在此呼籲，深願「時代文摘」永遠作中外讀者的良伴，成為萬千讀者的一份最理想的讀物。「時代文摘」所迫切需要的，厥在大時代讀者的鼓勵、批評與指教。我們業已在此伸出渴求友誼的手，祇求您能和我們緊握一握！

編者按：「時代文摘」雜誌已於八月一日創刊每冊台幣伍拾元訂閱全年十二冊伍佰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收轉

員到拉薩也走英國郵路，因為走郵路就不需要帶行李，也不怕有土匪，於是中國官員到拉薩去，要英國人簽證（Visa）才行，因為這種關係，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却搞不清楚了，錯誤完全在於中國郵路交通未曾建設好。時值抗戰緊急時期，從貴陽到重慶這條路應該加強建設，與辦郵路」。

鄭說：「你這主意很好，但既沒錢，誰能與辦呢？你有何辦法呢？」我說：「1.要利用原來老式的飯館改建，可省找地皮2.派員指導要旅館有被蓋等睡覺設備，旅客就可免多帶被蓋衣物。3.裝置新式廁所，有抽水馬桶及化糞池，水是利用人工起水機來抽取井水，供給廁所用水及洗澡水。」

「鄭說：「你說這東西，在鄉下及後方聽都沒聽過，要怎麼做呢？」我說：「要設訓練班訓練旅館人才，」鄭說：「這太慢了，」我說：「不慢，可叫路邊人家的子弟來學，短期訓練後就回去做這事，」鄭說：「抽水馬桶呢？」我說：「要做啊！叫本地燒窖的工人照馬桶樣子燒呀！鄭說：「化糞池怎麼辦呢？」我說：「要用磚砌成四個格子的盒子在地下，糞經過這盒子後，就不臭了，製造盒子的方法很簡單，等你們與辦時，我供給教材及資料。」鄭說：「你這法子雖好，但要施行，找這樣的人才很不簡單，除非你能幫我們的忙，我說：「我非常地願意，等以後我從江西回來，再研究實施步驟……」我們的談話到此為止，我們就坐鄭秘書長的車子回招待所。

在車上鄭對朱小姐說：「我希望妳介紹一位女伴與妳一樣好。我不當日本人了，」大家哈哈一笑，互道珍重而別。